

龍江三紀



杨
宾等撰

龍江三紀

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8697

1078697

责任编辑：李延沛

封面设计：蒋 明

封面题签：延 沛

龙 江 三 纪

Long Jiang San Ji

〔清〕杨 宾 方式济 吴振臣 撰

周诚望 董惠敏 赵江平 标注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哈尔滨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8 10/16·插页 2·字数 150,000

1985 年 10 月第 1 版 198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470

统一书号：11093·172

定价：2.00 元

前 言

《柳边纪略》、《龙沙纪略》、《宁古塔纪略》，是有关黑龙江省最早的少数几种地方史志著作中的三种。除《柳边纪略》记述的范围包括东北三省外，其它两种则是专记黑龙江的。因篇幅不大，我们把它辑在一起，名之曰：《龙江三纪》。书名不一定很确切，但它方便阅读和使用，这对研究、了解清初黑龙江的历史地理、民情风俗等情况的读者来说，却不无可取。

《柳边纪略》五卷（其最后一卷为诗），清杨宾撰。宾字可师，号大瓢，又号耕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今据《柳边纪略·自序》和清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一十二《流寓》以及对有关资料的考证得知，他生于清顺治七年（一六五〇年），卒于康熙五十九年（一七〇二年），终年七十一岁。他出生在一个“薄有良田畴”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父亲杨越在明末为诸生，慷慨任侠，尚气节，好交游。因朋友中有人与南明大臣张煌言的抗清活动有联系，“事发，辞连越，减死，流宁古塔。例金妻”，与其妻范氏偕行，留老母及二子（杨宾、杨宝）

于家。当时杨宾才十三岁，上奉祖母，下携弱弟，只得依靠叔父为生。大约在他二十岁左右时，他叔父因病去世，生活的重担就完全落到了他的身上，可说是艰苦备尝的。待到他祖母去世后（这时他年已四十），即打点行装，于康熙二十八年初冬，首途赴宁古塔省亲。途中堕马，“触石破颅，血流数升”，几乎死去。历尽千辛万苦，才与离别二十八年的父母相会。经过这次探亲之后，时隔四年（即康熙三十二年），杨越即死于戍所，例不得归葬。他又到处奔走泣诉，陈情于大吏官府之门，最后获准迎母奉父柩归，故时人有“杨孝子”之称。他从小聪慧，是一个“举止异常儿，父母争怜惜”的孩子。《清史列传》说他“八岁能擘窠书（写大字），稍长工诗古文，务为有用之学，不乐仕进。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侨寓吴门（今江苏苏州市），巡抚（张鹏翮）举宾应博学鸿儒（词）科，力辞去。”这所谓“博学鸿词科”是清朝统治者一般在科举考试之外特设的“制科”，其主旨是为了进一步笼络和网罗那些“学问淹通，文藻瑰丽”而又不愿参加一般科举考试，还颇有些故国之思的知识分子的。故当时被荐举的有如朱彝尊、施润章、严绳孙、潘耒等辈，皆为当时这类有名的“奇才硕彦”。杨宾能被巡抚推荐，实在很不一般。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在二十八岁的青年时期，就已“学问淹通”，而名重一时了。二是他竟拒不赴试，

这不能不说明在他身上具有一种受他父亲影响的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的民族气节。由于他“不乐仕进”，家贫无以为生，就不得不“从兹事硯田”，“挟笔墨以游，而为人所不屑为者”了。后来他虽“以刑名、经济之学佐大吏幕”，但始终没有摆脱他那笔耕者的生活，这大概是他又自号“耕夫”的一种缘由吧！

他是一个有着多方面艺术才能的人。自卜居苏州以来，“求书者日踵于门”，颇为之应接不暇。他著述颇富，除《柳边纪略》五卷外，尚有《晞发堂文集》四卷、诗集二卷，《力耕堂诗汇》三卷，《金石源流》及《大瓢偶笔》、《铁函斋书跋》等若干卷。《清史列传》说他“诗主沈著，身后散佚，惟存一卷，皆辛苦愁惨之音。”我们认为这一看法是对的，但诗惟存一卷，则不确，这大概是指《柳边纪略》后所附那一卷说的吧？至于“身后散佚”，那是肯定的，至为可惜！

关于本书的写作年代和地点问题，《清史列传》说：“（宾）侍父戍所时，著《柳边纪略》”，但作者在《自序》里却说：“日侍两亲供三十年子职于数月之间，尚何心求宁古塔之文献而书之哉？迨后先子即世，归葬中原，回念耳目所闻见，有宜书者，”这就告诉我们他开始动手写作此书的时间，是在他父亲归葬中原之后，所以《柳边纪略》的写作，自然不是在他去宁古塔的康熙二十八年冬和归时的二十九春这段“供三十年子职于数月之

间”的时间内，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到底写于何年？据《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九有关杨越、杨宾父子的记载，我们推断杨越约在康熙三十二年卒于戍所，又过了二年才得归葬中原，则为时已在康熙三十四年了。所以作者写作《柳边纪略》的时间应在康熙三十五年以后。又，作者在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初九的日记中云：“校《柳边纪略》，存疑四①，”则该书的最后定稿当在是年，或稍后，该是没有疑问的。写作的地点当然也不在宁古塔的戍所，而是在今苏州市他的寓所里。因此，《清史列传》的说法是不确的。

关于本书的内容，我们想在略作介绍之前，似乎有说明一下什么是“柳边”的必要。“柳边者，插柳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掘壕于外，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见本书《自序》和卷一），又名“盛京边墙”、“柳墙”、“柳城”。据新《辞海》介绍说：它是从清初顺治间开始分段修筑，至康熙陆续完成的一条柳条篱笆，是用来禁止边内居民越过篱笆打猎、采人参和放牧的。它南自今辽宁凤城南起，东北经新宾东折西北至开原，又折而西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的一条，名为“老边”。又自开原东北与老边相接至今吉林市北的一条，名为“新边”。初设边门二十一座，后减为二十，每门常驻官兵各数十人，以稽察行人出入，这就是历史上曾经名著一时的“柳边”。它的建置和作用也

就大致如此。《柳边纪略》乃是作者记述当年柳条边外的形势、山川、道里、卫所、官制、兵额、城堡、驿站、部落、寺庙、贡赋、物产、民情、风俗等情况的一部有着相当史料价值的地方史志著作，对古迹所在，流人遭遇则尤为注意，从中可以看到清初东北地区的各种情况。所以《清史稿》说：“宾撰《柳边纪略》，述塞外事甚详。”《清史列传》也说：“其书网罗巨细，足以订史书之谬，而补版图之缺。”从这些评价来看，我们认为是不为过誉的。

《龙沙纪略》一卷，清方式济撰。式济字屋源，号沃园，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内阁中书舍人。因其父方登峰受戴名世《南山集》案株连，流放卜魁（今齐齐哈尔），式济随父流寓于此。《龙沙纪略》便是他“久住于斯，又闲居多暇”在“游览询访”中，所写下的一部记载清初黑龙江省的地方志著作。全书分方隅、山川、经制、时令、风俗、饮食、贡赋、物产和屋宇等九门。

方隅门：记清初黑龙江政区的划分，建置沿革和当时黑龙江四境的情况及康熙帝部署攻打雅克萨城的史实等。

山川门：以川为主，山为附，而川又以黑龙江为主干，详载其南北两岸及其下游东西两岸众多水系的

源头和流向等。

经制门：记边地官制、兵制、人口、武器、赋税、边防、贸易、外交等情况。

时令门：记黑龙江气候。

风俗门：介绍当地的婚丧嫁娶、祀神仪式、节日喜庆等习俗。

饮食门：着重记述了当地所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耕作方法、日常食物的构成与烹调等。

贡赋门：主要记载清朝统治者所征收的各种赋税，及其缴纳的情况等。

物产门：记载各种野生动植物的生长和分布情况。

屋宇门：介绍当地的房屋建筑和建房的方法等。

本书原附于方氏家刻本《述本堂诗集》之后，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将其析出，收入史部地理类。在提要中说，该书对某些江河水系的考辨，足以订辽、金诸史之讹，而可补《盛京通志》之所未载。因此，是“志舆图者所必考”的。故后来更有人认为，《龙沙纪略》“实为黑龙江文化之祖，千载以下，万里以外，考兹土之物产风俗者，孰不珍重之。”“《纪略》一卷，……简要质实，犹九州之有《禹贡》，单词只字皆可宝贵。”把它说成为“黑龙江文化之祖”，未免过分，不过说它“单词只字皆可宝贵”，“孰不珍重之”，看来还是比较中肯的。从这些评价来看，无不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龙沙

纪略》作为黑龙江省少数几种古代方志之一来说，它确实是它们当中不可忽视的极其重要的一种。

《宁古塔纪略》一卷，清吴振臣撰。振臣字南荣，小字苏还（取往还故里之意）。生于清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卒年不详。终身不仕。其父吴兆骞（字汉槎）以科场案流放宁古塔二十余年，他就出生在那里。后因其父得友人顾贞观的帮助，为言于清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经性德父明珠（康熙时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营救，得以赎还，方相从入关。这段不平凡的生活经历，对他后来写作《宁古塔纪略》是有很大帮助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余生长边陲，入关之岁，已为成人。其中风土人情，山川名胜，悉皆谙习，颇能记忆。”“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引自清章学诚：《修志十议》），而《宁古塔纪略》的作者，则更是以当时人记当地事，因此它十分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宁古塔当年丛莽初辟时的风光和古朴淳厚的民俗。今天读来不但仍具有一定的足以吸引读者的艺术魅力，而且也不失为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著作。

“白山黑水之间，古来舆记，大抵得诸传闻。即近时修志乘者，秉笔之人亦未必亲至其地。”（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史部地理类三）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该书（也包括《柳边纪略》和《龙沙纪略》）价值之所

在了。

关于《三纪》的校勘，需要说明的是：

一，《柳边纪略》，从各种书目对该书的著录得知，有康熙刊本、木犀轩藏清抄本、道光间刊《昭代丛书》本、光绪间刊《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本、上海著易堂排印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民国间商务印书馆排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辽海书社排印的《辽海丛书》本。今天较为易见的是后五种本子。前两种，分别藏于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康熙刊本，不知是著录时误植，还是由于别的原因，已找不到了（也不见于该馆今天的馆藏各种目录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原木犀轩藏清抄本尚存。该馆亦著录为清抄本。到底抄于清代何时，尚难断定。不过据我们看，很可能是晚清抄本，二卷，二册，前有王源序，但无作者《自序》，无《跋》，亦无诗。以抄本与《昭代》本、《仰视》本相校，最明显的是抄本的某些自然段的顺序与《昭代》、《仰视》两本不相一致，即前后颠倒，跳跃很大，往往相隔数页至十多页，文字亦间有出入。据我们看，该抄本很难说它就是善本，因复制不便，只好舍弃。故此次校勘主要是用《昭代》本和《仰视》本来互校的。这是因为《丛书集成初编》本和《辽海丛书》本是《仰视》本的翻印本，《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为节本，故对这三种本子仅只偶尔参阅一下而

已。《昭代》本和《仰视》本互有出入，各有优劣。看来《昭代》本是对原作部分地做过一些删改的，所以在校勘时，凡遇文字上有出入而无关史实者，就大抵逐从《昭代》本而未作改动了。但凡这种文字上的删改关系到史实时，或有意无意刊落的段、句，就均按《仰视》本一一作了校补。如卷一在记贞女祠、姜女坟后，有“松山、杏山城，皆大清踏毁”一段，共六十三字，还有两个原注，共十八字，《昭代》本均予删去。像这样的删削，关系史实颇大，则均予录补，以复旧观。又如本书第五卷为诗，《昭代》本将这一卷全部删去，从表面看似关系不大，实质并非如此。因为这些诗作的绝大多数与东北地区的风物民情有关，是有着浓烈的塞北特色的。如《老边道中》的“经过妇女多骑马，游戏儿童解射雕。”又如《宁古塔杂诗》第十三首中的“天寒曳护腊（靽鞢），地冻着麻衣。雪积扒犁出，灯残猎马归。”再如《上元曲》第三首中的：“夜半村姑著绮罗，嘈嘈社鼓唱秧歌”等诗句来看，确实是浓缩了的东北边塞风情，不但与本书中的有关记述相映衬，有相得益彰之妙，而且是有可能补某些史志之所不载的。《昭代》本将其整卷删去，实在没有道理，所以我们就将这一卷补入了。至于《仰视》本，虽系晚出，但似乎比较接近原作，然而也有它的不足。如《昭代》本有作者的《自序》和清沈懋惠（德）的《跋》，《仰视》本则全无。跋很

简短，不足一百五十字，也无甚深意，是不足为重的。但作者的《自序》却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字，它不但透露了作者的若干身世，而且还说明他之所以写作本书的目的和动机，即序中所列举的“五宜书”。这对我们考证作者的生年、写作的意图、成书的时间和地点来说，都是大有帮助的，因此我们就把它录入了。总之，上述两种本子各有优缺点，因此在校勘中，我们不专主一本，而是择善而从的。

二，《龙沙纪略》，见诸著录的版本有，清乾隆二十年桐城方氏刊《述本堂诗集》本、乾隆间《四库全书》本、嘉庆中刊《借月山房汇钞》本、道光中金山钱氏刊《指海》本、道光三年刊《泽古斋重钞》本、道光间刊《昭代丛书》本、道光二十六年刊《式古居汇钞》本、光绪六年南清河王氏排印的《小方壶斋丛钞》本、光绪间上海著易堂排印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大正年间日本东京排印的《满蒙丛书》本。其中《四库全书》本是据《述本堂诗集》本抄录而收入其史部地理类的，《指海》本、《泽古斋重钞》本、《式古居汇钞》本是《借月山房汇钞》本的翻刻本。在校勘中我们是采用《述古堂诗集》本为底本的。因为此本刊刻最早，可说是诸本的祖本，且又为方家自刻本，因此极精，所以在诸本中我们除选用《四库全书》本等少数几种本子参校外，对其它本子就不再一一互勘了。这是应在此向读者说明的。

三,《宁古塔纪略》,就其版本来说,有清道光十年长沙顾氏刊《赐砚堂丛书新编》本、道光间刊《昭代丛书》本、道光二十三年郑氏青玉山房刊《舟车所至》本、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光绪六年南清河王氏排印的《小方壶斋丛钞》本、光绪间上海著易堂排印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光绪十八年顺德龙氏刊《知服斋丛书》本、光绪中刊《浙西村舍汇刊》本、光绪二十九年浦氏静寄东轩石印《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本、光绪中石印《浙学庐丛书第一集》本、民国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为《浙西村舍汇刊》本的翻印本)。由于我们搜访不够和受一些条件的限制,对上述诸本未能一一罗至,而我们手头所有的《昭代丛书》本,虽然刊刻时代较早,但它删节较多,所以我们在整理时是以光绪十八年顺德龙氏刻的《知服斋丛书》本为底本,而以《昭代丛书》本、《浙西村舍汇刊》本、《丛书集成初编》等几种本子来互校的,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字。

清人许迈孙(名增)有言:“校仇之学两途,一曰求古,二曰求是。求古者,沿袭旧本,以存其真;求是者,搜采群籍,舍短从长,以求其安。”对这两条,尤其是前一条,就《柳边纪略》来说,因无“旧本”可以“沿袭”,是难以完全做到“以存其真”的。至于第二条,我们总算尽了很大的努力,搜罗了不少的版本,力求

有所是正。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也限于条件，恐怕亦未必就做到了“以求其安”的。《颜氏家训·勉学篇》云：“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尔。观天下书未编，不得妄下雌黄。”我们深知学力不逮，还望专家指正。

最后，关于本书的注释问题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对书中的若干人名、地名、词语、典故等（后二者主要对《柳边纪略》卷五的诗）做了些简要的注释，在校勘中各本文字上的歧异，也主要在注中作了些说明。因《柳边纪略》原注较多，且都为小字双行夹注，有的竟长达一两千字，对这些原注我们觉得不该删去，但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正文方便醒目起见，就将全部原注移于各卷之后，以阿拉伯数字加□，按顺序排列，以便查阅。我们所加的注则另加阿拉伯数字，按顺序排在原注的后面。没有原注的，就直接排在各有关的卷或段落之后。此外，凡相同名物的注释，只在它第一次出现时加注，望读者鉴之。

本书中的《柳边纪略》由周诚望同志校注；《龙沙纪略》由董惠敏同志校注；《宁古塔纪略》由赵江平同志校注。后两种承梁信义同志审阅过，在此谨致谢忱！

注①转引自李兴盛：《冰雪万里行——杨越、杨宾父子传略》。见《学习与探索》，84.4。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校注者识

DC 101

目 录

柳 边 纪 略

柳边纪略自序	3
柳边纪略卷之一	8
柳边纪略卷之二	48
柳边纪略卷之三	76
柳边纪略卷之四	107
柳边纪略卷之五	131

龙 沙 纪 略

方隅	181
山川	188
经制	201
时令	209
风俗	211
饮食	214
贡赋	217
物产	219

屋宇	223
----------	-----

宁古塔纪略

宁古塔纪略序	227
--------------	-----

宁古塔纪略	230
-------------	-----

宁古塔纪略跋	260
--------------	-----